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王南方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王南方 译

责任编辑：赵云鹤 特约编辑：蔡宝瑛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B座6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64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311-7/I·60

定价：18.20元

译 序

亚历山大·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茶花女》这部世界名著是他的代表作。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同《茶花女》的产生有着直接关系。介绍小仲马的生平和《茶花女》时,不能不提到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大仲马是法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既是著名的戏剧家,又是杰出的历史小说家。大仲马的父亲德·拉巴德里侯爵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在大革命中以非凡的勇气屡建战功,很快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将领,1798 年他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因对拿破仑的野心表示不满而失宠回国。后被捕入狱,备受折磨,44 岁就去世了。大仲马是他父亲 1802 年在圣多明各和一个女黑奴所生的混血儿,1823 年他到巴黎去找父亲生前的好友帮助解决谋生问题,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被人介绍到奥尔良公爵的家里当了一名抄写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洗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并与之同居。她是他的邻居,比他年长 9 岁,地位同大仲马一样卑微。1824 年,他们生下了私生子小仲马。

卡特琳娜·拉贝对大仲马一往情深,但大仲马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却逐渐看不起这位女工了。大仲马的戏剧创作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

济收入，他开始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整天同贵妇、女优们厮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卡特琳娜·拉贝母子丢在一旁，弃之不顾。小仲马因为是私生子，备受奚落和羞辱，这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残酷的打击，一直到他老年时，他对这段辛酸的历史还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后来大仲马与一个女演员同居，1831年春天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的母亲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的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这时大仲马才记起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于是他找到了小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了他的合法身分，并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读书。

小仲马从小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生性纯朴，当他挥泪离开日夜相伴、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回到父亲身边之后，他的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生活的人欲横流，父亲生活的放荡不羁，时时刻刻影响着涉世未深的小仲马，他也开始尝试那种放浪形骸的荒唐生活。但小仲马毕竟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7年的艰苦岁月，接受过母亲勤劳正直的熏陶，因此小仲马是一位生活虽然放荡，但却良知未泯的青年。不过，由于大仲马的原因，他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和文人聚集的地方，认识了包括巴尔扎克在内的不少文化名人。耳濡目染，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这对他后来选择的道路不无影响。

1842年，他离开父亲，独立生活，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20岁之前便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歌，24岁那年发表的这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使他一举成名，并在法国文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茶花女》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同他的情妇玛丽·迪普莱西，一位真名叫阿尔封丝娜·普列西斯姑娘的相识。玛丽·迪普莱西是个妓女，她那对富人、权贵的傲慢不羁的态度，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成了她的情人，且为她负债累累。1845年，两人之间发生争吵，断绝往来，玛丽找了新的情人。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埋头写作，先后发表了《四个女人和一只鸚鵡的故事》、《青春之罪》等作品。1846年2月，玛丽到伦敦，嫁给德·佩雷戈伯爵，因患肺病，身体虚弱，不得不返回法国治病，1847年2月死于巴黎。在这期间，仲马父子去了西班牙。小仲马回到马赛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回巴黎后用一个月的时间一气写成了《茶花女》。无疑，玛丽·迪普莱西就是小说中女主角的生活原型。

在此后的几年中，小仲马一连写了10来部小说，其中有《塞尔旺医生》、《百合女神》等，这些作品都没有得到期待的反响。于是，他转向了戏剧。他先将《茶花女》改编成剧本，于1852年2月获准上演，并轰动了整个法国。这是19世纪法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被认为开创了“风俗剧”的先河。小说《茶花女》发表后，正在法国的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威尔第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他着手把它搬上歌剧舞台。1852年2月话剧《茶花女》公演之后，威尔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于是同好友阿威一起写出了歌剧《茶花女》演出脚本，并于1853年3月在意大利首次公演。自此之后，《茶花女》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广泛流行于欧美，乃至风靡整个世界。

小仲马后半生在剧本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被誉为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并轻而易举地踏进了他

父亲梦寐以求的法兰西学士院的大门。然而，小仲马的文学地位还是与《茶花女》紧密相连的。小仲马死后，《法兰西信使周报》在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雷米·德·果尔蒙的组织下，就“新作家”问题进行了一项调查。当问到“你对小仲马有什么看法”时，亨利·巴塔耶说：“茶花女将是我们这个世纪之女，正如玛侬是18世纪之女一样。”法国19世纪著名剧评家萨赛则评论说：“这个年轻人把他所不熟悉的规则和惯例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根据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把这个热情、生动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进行了一场革命……这是戏剧史上最动人、最真实的作品之一。”左拉在《接受小仲马先生入学士院的演说词》中说：“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隅，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欢节，在那里，人们看见三四十个小仲马化装成男人、女人或孩子……只有‘茶花女’永存。”1867年3月16日《龚古尔日报》刊登的龚古尔日记中写道：“小仲马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擅长与读者谈论缝纫女工、妓女、社会下层的男男女女，他是他们的诗人，他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道出了长久埋在他们心中的理想。”这些作家对小仲马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也有说三道四、把小仲马及其作品说得一无是处的，如雷翁·布劳埃就说过：“这个黑白混血儿……是个傻子，伪君子。”^①皮埃尔·瓦兰则说：“我相信小仲马先生的作品具有不道德的意义。”^②雷米·德·果尔蒙干脆说：“小仲马并不是个大作家。”^③总之，作家、评论家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小仲马的人生态度、作品倾向，

① 《法兰西信使》周报就“新作家”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

② 《法兰西信使》周报就“新作家”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

③ 《法兰西信使》周报就“新作家”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

这些都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茶花女》中。这一褒一贬也反映出了作家们种种不同的文学观点。

上面说过,《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是妓女玛丽的真实写照,但她并不同于生活中的玛丽。《茶花女》源于生活,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却又高于生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比玛丽·迪普莱西要高出许多。

玛格丽特原是个纯洁无邪的农家女子,因生活所迫,只身来到巴黎谋生,不幸沦落为娼。由于她花容玉貌、秀外慧中、气度不凡,她很快成了巴黎社交界的明星,为上流社会的公子老爷们所追逐。她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年花销十来万法郎,然而,她同一般妓女一样深深地感到自己充其量只不过是供男人寻欢作乐的工具和玩物,她没有真正的爱情和友谊,没有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她身边有的只是虚情假意和冷酷无情。为了逃避现实,她只得放纵自己,“被迫牺牲肉体以换取精神的满足”。玛格丽特与一般妓女不同的是,她在这种十分邪恶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可贵的独立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是非准则。她衡量人的标准不在于财产、地位和相貌。她认为真正的爱情只能建立在忠诚、友爱和相互关心、信任的基础之上。阿尔芒,论财产远远比不上N伯爵,论人才比不上加斯东,但他对她的关心胜过对她的情爱,所以她选择了阿尔芒作她真正的情人。她同他一起离开了繁华的城市,住到了乡村。在那里她改掉了旧习,恢复了纯洁的天性。为了重新作人,她打算与阿尔芒创立新的生活。瞒着阿尔芒,她卖掉或当掉了昔日的马匹、衣物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她甘于牺牲自己向往的豪华生活,处处替情人着想,不肯多花情人一分钱。阿尔芒的父亲以种种借口

威逼她同阿尔芒断绝关系时，她又毅然决然地牺牲自己，成全情人，默默地离开了阿尔芒，独食了这个苦果。她在遭到阿尔芒因误解而对她的报复、打击和侮辱时，她忍辱负重。她对阿尔芒的爱至死不渝，临死时还在叨念着阿尔芒的名字。

玛格丽特是一名妓女，作者曾描写她“20岁的美人儿，却像挑夫一样喝酒谈吐，人家说的话越是下流粗俗，她越是拊掌大笑”。但她身上集中了许多美德，作者通过人物感叹道：“她像最高尚的人一样玉洁冰清。别人有多么贪婪，她就有多么无私。”我们在通读了全书之后，并不觉得她淫荡、邪恶，倒会为她这种善良、无私所感动。

阿尔芒能严肃对待生活，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在他弄清玛格丽特的身世和处境以后，他对她的同情和理解就升华成了真正的爱情，随着玛格丽特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对她的爱也越来越真诚和越来越强烈了，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为玛格丽特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追求纯洁的爱情，不愿意他的爱沾上一点点铜臭味，认为任何交易都会玷污和贬低爱情，他强烈的嫉妒心也是他的爱情的深切表现，也正是这种爱，他赢得了玛格丽特的心，使玛格丽特甘愿委身于他。玛格丽特对他说：“因为你看到我咯血时握住了我的手，因为你哭了，因为世间只有你真正同情我。”而且，“你爱我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别人爱我从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阿尔芒的真诚、善良、正直与上流社会的公子老爷的自私、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些给玛格丽特带来了温暖、安慰和希望。

阿尔芒的父亲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虚伪、自私、残

酷，满脑子陈腐观念。他对玛格丽特怀有极深的偏见，他认为妓女都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智的人，她们只是一种榨钱的机器，他极力要拆散这对情侣。在严词开导儿子未见成效之后，他改变策略，把儿子支开，找玛格丽特单独谈话，要她离开阿尔芒。遭拒绝后，他对她便晓之以利害：“你们两人套上了一条锁链，你们怎么也砸不碎的……我儿子的前程被断送了。”并以他们这种关系影响他女儿的婚事为由，来进行要挟。他是这场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他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他的财产，将来他的儿女能报答他。

《茶花女》写作的时代背景是七月王朝时期。当时金融贵族掌握着法国的统治大权，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十分激烈。自由竞争使得一部分人破产，另一部分人却大发横财。前者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后者则流离转徙。许多像玛格丽特这样的乡下姑娘离乡背井，进城后沦为娼，正好成了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贵族资产阶级们追逐的对象。在这个社会里面，金钱就是一切，人际间的关系以金钱来衡量。这些女子年轻漂亮时被当作门面和玩物，可一旦人老珠黄或缠绵病榻，她们便被冷落一旁，成了社会的牺牲品。玛格丽特说过：“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成了物品，他们讲自尊心时，把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重我们时，我们却落到末位。”这是对妓女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玛格丽特生前曾红得发紫，可“这些女人讲究的生活排场越是引起街谈巷议，她们的死便越是无声无息”。这些风俗描写是这部爱情小说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

小仲马在《茶花女》中一再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它确实也从众多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客观现实，

虽然它还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小仲马没有雨果那样敏锐的洞察力，更没有巴尔扎克那样的魄力和勇气要当社会的秘书，替社会写史，全面反映他那个时代。小仲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作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的《茶花女》获得成功的奥秘，法国评论家雅克·沃特兰曾作过一个十分割切但不够全面的分析。他指出：“这部小说有如此突出的反映，必须同时从一个女子肖像的逼真和一个男子爱情的纯真中，寻找深刻的根由。”“这位作者通过简洁和朴素的文字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茶花女》在写作手法上确实颇具特色，作者采用倒述的形式，让阿尔芒的自述通过“我”这个中间媒介反馈给读者，一环扣一环，故事衔接得当，一气呵成，显得结构自然，不事雕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茶花女》的主要篇幅由流畅自然的对话组成，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深受他父亲大仲马的影响。但又可以看出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十分着重人物的心理描写，注重刻画和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描写与发掘丰富了法国当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使人物的形象较之以前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阿尔芒等待幽会时的焦急心态，玛格丽特内心感情的倾诉，他们二人的恩恩怨怨伴随着的一系列误会、猜疑、嫉妒、谅解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感情世界。作者还善于把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环境、动作结合起来，描绘出一幅幅动静结合、情景交融、有立体感的画面。这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的变化、情节的发展和矛盾的激化不无裨益。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才24岁，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博采众家之长，熔于一体，并有所创新。在刻画上层社会的各类人物时，伏尔泰、孟德斯鸠那种罗列式的

讽刺笔调到处可见，一句话能勾勒出一个人的丑态。迪瓦尔先生和普吕瑞丝的那种长篇开导和说教则有着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精彩议论的投影。小说结尾写玛格丽特的日记是一种变化了的书信体小说的创作方法，这同18世纪的文学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在人物对话时的心理刻画上则比他父亲大仲马要高出一着。

在小仲马生活的晚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作品的中心议题是社会的道德问题，他扮演了道德家的角色，主张维护传统的道德观。他曾致力于修改《茶花女》。在1872年《茶花女》的版本中，他按照他的道德标准，把它改得平平淡淡，后人对此不屑一顾。

《茶花女》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最为喜爱的外国名著之一。早在1898年，林纾先生用文言体翻译出版了这本小说，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我国第一部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它开创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之先河。到20世纪初，人们读到了刘半农、夏康农等人翻译的小说《茶花女》。近年来，读者又读到了一些《茶花女》的新译本。经典名著有几个译本是应该的，可以让读者进行比较，以获得最接近原著的感受。总的来看，这些译本一个比一个强，但也有的译本粗制滥造，错译到处可见。有的把作者的描写译作人物的对话，就太不应该了。

翻译是一门十分艰难而严肃的工作，不出错或少出错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读者负责。其次，要注意汉语的运用问题，译出来的东西要感人，最起码的要求，汉语要通顺。

我这个译本中也会有不少毛病，敬希读者不吝金玉。文

学是神圣的事业，翻译要做到无愧作者，无愧读者，这是我的追求。

王南方

我认为只有对人作了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塑造出人物来，如同只有认真学习一门语言之后，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

由于我还没有达到虚构故事的年龄，能如实讲述一个故事，我已心满意足了。

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里的人物，除去女主人公之外，都还活在世上呢。

另外，我手头搜集的材料，大部分在巴黎可以找到见证人；倘若我的证据不充分，他们可以出来作证。出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将这个故事实录下来，因为只有我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然的话，就不能写出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了。

我是怎样知道这个故事的详情的呢？

那是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路看到一张黄色大广告，广告上说要拍卖家具和贵重古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去世后进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说了在昂坦街九号举办，时间是十六日中午至下午五点。

广告上另外写道，在十三日至十四日，可以参观这套公

寓和家具。

我向来是爱好古玩的，觉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

第二天，我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公寓里却已有好些参观的人了，其中还有女的。虽然这些女人们穿的是丝绒衣服，披着开司米围巾，门外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等候，看到展现在她们面前的豪华陈设，个个却显得很惊讶，甚至赞叹不已。

很快，我便明白她们为何这样的惊讶和赞叹了。当时，我也在用心观赏，我很快发现我走进的是一个烟花女的公寓。上流社会的女子渴望看到的是这种姑娘的内室，她们正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这些靠人供养的姑娘儿每天总是以她们那华丽的车辆对贵妇们的车辆肆意侮慢，她们跟贵妇人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也有包厢，并且就坐在她们旁边，她们在巴黎没羞没臊地卖弄她们的俏丽丰姿，炫耀她们的珠宝，播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所在的这所公寓的女主人已经故去，因此连那些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放心地走进她的卧室。人既然已经死去，这个富丽堂皇的龌龊之地的空气已经得到了净化。再说，如果有必要，她们自有她们的托词：她们是为了拍卖而来，至于来到什么人家里，她们不知道。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参观广告上推荐的东西，预先作些挑选而已，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也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中，寻找这个烟花女子生活的踪迹。她们原来一定早就听到过有关这个烟花女异乎寻常的故事了。

遗憾的是，风流韵事已随这个女子一起逝去，不管这些

贵妇怀着怎样的善意，她们能看到的只能是死者身后要拍卖的东西，丝毫也发现不了女主人在世时倚门卖笑的踪迹。

不过，有的东西是值得买的。这里陈设豪华，有布尔^①制作的玫瑰木^②家具，塞夫勒^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制品，一应俱全。

我在公寓里随意走着，走在我前面的是那些好奇的贵妇。她们走进一间蒙波斯墙布的房间，我正要走进去时，她们却随即笑着退了出来，仿佛遇见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新鲜事儿。这样，反倒激起我非进去看个究竟不可。这是间梳妆室，里面摆满了极精致的物品，似乎显出死者生前的奢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张宽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靠着墙，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作的各种珍宝在上面烁烁发光。这是一套洋洋大观的珍藏。这上千件非金即银的物品对于这样的女主人来说，是她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的。这样的珍藏显然只能是积铢累寸的结果，而且只靠一个情夫是难置办得齐的。

看一个烟花女的梳妆室，我倒并不觉得难堪，无论什么东西，我都很有兴味去细看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精湛的物品上都镌刻着姓氏的缩写字母和不同的标记。

我看着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在向我追述着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春。我捉摸着，上帝对她真可谓仁慈宽厚，因为它没有让她遭受到那种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青春年少，依然

① 布尔，法国乌木名雕刻家。

② 玫瑰木原产巴西，因为玫瑰香味而得名。

③ 塞夫勒，法国瓷器工业中心。

④ 萨克森，德国地名。

⑤ 奥科克、奥迪奥，当时著名的金银匠。

如花似玉，在奢华中死去。对这些烟花女来说，年老色衰无异于她们生命的第一次完结。

实实在在地说，特别是女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堕落人生的晚景更为惨不忍睹的呢？这种人的晚年没有尊严可言，激不起任何人的关心。她们抱恨终生，并不是因为误入歧途，自怨自艾，而是悔恨自己一再失算和滥花金钱，这是我们能听到的令人伤心惨目的事例之一。我曾认识一个风流女子，她的一生只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据她同辈人说，她女儿几乎同她年轻时一样漂亮。母亲从来没有同这个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她要她养老，就像她曾经抚养过她一样。这可怜的女孩叫路易丝，对母亲的心愿，她降心相随，没有选择、没有爱情、没有乐趣随便委身于人，仿佛从事一门别人要她学习的职业一样。

过早置身荒淫，常年荡检逾闲，耳濡目染，加上姑娘病歪歪的身子，生计的窘迫，这一切使得她失去了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也许上帝是给了她这种分辨能力的，只是没有人想到过要在她身上发展它。

我永远会记住这位少女，她几乎天天在同一时刻上街，她母亲时刻陪伴着她，从不间断，如同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亲生女儿一样。那时我还年轻，时时刻刻都会接受那种浅薄的道德。我还记得，看到那令人生厌的监视，蔑视和厌恶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想想看，哪个处女的脸上都不会有这样一种无知的情态和这样一副痛苦、忧郁的表情。